

## 一些心得感想

蔡炯昊

我与南京，很有些特别的缘分。自 2009 年以来，我到南京已有五次之多，在上海感到逼仄无趣的时候，便会想到往南京一行。有时是来访旧友，有时则是陪伴恋人，常常选了好天气出行，然而一到南京，每每非雨即雪，且都下得颇大，记忆里有好几次是颇为狼狈的。大概雨与雪都让原本鲜亮而棱角分明的现代城市建筑变得柔和而界限模糊起来，变得很有些“历史”的意味。因而在我个人的记忆之中，南京总是朦胧而模糊的城市，仿佛从六朝的雕塑明代的诗文绘画笔记以及民国的图册与报刊中走出来，尽管南京也已经相当现代而喧嚣，与其他国内的大城市无异，然而总是比他处多了几分历史的况味。不过雨天行路总是不便，比较僻远的目的地便只能放弃，所以常常想有个机会能更好地细细体味这座城市。

今年上半年，我正在中研院史语所访学，在史语所网站上看到了本次研习营的报名信息，其中“历史记忆”这个主题正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议题，而南京又是想再往一观的城市，于是便立即递交材料报名。其后则是长时间的等待，6月8日公布入选名单的时候，我正在政大听课，课间急切地打开网页，发现入选单中并无我的名字，当时颇有几分怅然。及至7月中旬，收到主办方邮件，得知以备选方式得以参加时，心情可称得上惊喜。当我8月10日抵达南京时，又碰上了暴雨，从地铁三号线走到中央饭店的时候，城市如同民国的黑白照片，暑意全无。在当天的晚宴上见到许多在史语所认识的老师，倍觉亲切。南大胡阿祥老师之前特意亲自给每位学员发短信通知会务信息，也让人极感温暖。

在其后的十天历程中，我的收获与刺激可谓同样的多。一方面诸位老师的演讲与晚间的分组和综合讨论都给我极多收获，每天的讲题跨度很大，涉及文学、医疗史、社会经济史、考古、城市史等各不相同的领域，而时段从六朝跨至明清，信息量极大。每每让我感到尚来不及消化就要参加晚间的讨论，讨论时诸位学员在短时间的组织材料和有条理地表达给我巨大的收获，因为学员不同的专业背景，碰到不太了解知识可以向不同的人请教，往往能学到过去往往需要阅读专著才能获取的知识；另一方面感觉到自身在专业之外的训练和知识都欠缺极多，所以深受刺激。特别是与在台湾和欧美求学的学员相比，我感觉无论是在材料阅读还是理论素养上，都有较大的差距，见贤思齐，此种差距提示我在此后的研究生涯中需要加倍努力。

田野考察的内容亦让我获益良多。我之前并未有过田野考察的经历，研习营所安排的数次田野考察使我有强烈的感受：在田野中，史料或者说历史信息

是全方位和立体存在的，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与纸面上的文字史料不尽相同，同一块碑刻，放在不同位置，其所传递的信息或者便有所不同。在镇江焦山的碑林时，我也注意到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对田野中的信息关注点并不一致：艺术史和文学背景的同学比较注重诗词、绘画的碑刻；而社会经济史背景的同学则往往驻足于刻有契约、章程的明清碑刻前。田野考察亦使得我有触摸历史之感，记得丹阳南朝齐、梁帝陵石兽与石柱耸立于蔓草之中，强烈的“废墟感”使人顿生思古之幽情，其雄浑拙朴之气象亦让人觉得南朝文字材料所带给人的靡丽与颓废感只是历史记忆的一个层面。另外，中山陵与明孝陵及灵谷寺的考察则让我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同处一个相近空间的时候，不同的历史记忆是如何叠加和相互竞争的，而建筑本身的模仿与创新亦提示了空间布局背后是有着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的考量的。

除了学术方面的收获，在十天的研习营过程中亦收获了友谊，弥足珍贵。如同黄进兴所长在总结时所说，这也是研习营一个重要的功能，或许还是最重要的。我的室友台大施煜诚同学认真的态度和活跃的思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每晚与他的聊天常常出入于学术内外，妙趣横生。在台湾时，曾蒙史语所的张继滢学长多多照顾，令人感念，此次南京重逢颇觉开心。另外与刘亦师、李丹婕、李铀、邵栋、卢柏勋、王利珍、陈晓昀、罗佩瑄、贾长宝、陈大海、周能俊、赖瑞、舒满君等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亦留下许多美好回忆，唯盼他日能重逢再叙。

最后，再次感谢主办方能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让我能在十天的时间里细细体味南京这座城市的空间和流淌其间的历史记忆，这经历亦将留存在我个人记忆中留存，引我常常反顾。